

# 南京大屠殺慘史重現

● 王志恒（前高雄縣縣議員，著有榕窗文集、萍蹤散記等書）

## 華裔作家重寫慘史

慘絕人寰的日軍南京大屠殺，發生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迄今已六十二年。無情的歲月，淡化了刀頭的血跡。倘非日本當政者目光如豆，刻意掩飾，幾乎無法激起後代記憶的漣漪。由於日人抹殺這段不光彩的史實，引起公憤，「南京大屠殺」的慘狀，因而更鮮活的反映出來。

引發這個慘痛記憶的，是華裔美籍女作家張純如所撰的一本書「被遺忘的浩劫——南京大屠殺」，這本英文著作是張純如花了數年時光，自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及台灣等地所存史料檔案中搜集、編纂、歸納而成，配有珍貴的相關圖片，內容豐富翔實。在美國發行的英文本，因風行於西方，日本人雖不願見到，但莫可奈何！

於是尚有人道良心的日本「柏書房」，與張純如接洽，欲發行日文版，立即引起日本社會的反對聲浪，甚而給「柏書房」老闆冠上「叛國」的罪名，迫使「柏書房」急打退堂鼓，日文版胎死腹中。

## 日人刻意淡化暴行

日本人為什麼敵視此書？與當政者的政策有關，原來戰後日本執政者雖建立了表面民主，但骨子裡仍以軍閥餘孽的右翼分子居多，念念不忘日本的拓殖史，認為是大和民族的「光榮」。對於日軍在侵略戰爭中的殘酷暴行，一律淡化，例如把「侵據」改「進出」，「殺人」為軍事手段「必要之惡」等等，不但公然載入教科書，也寫入其官方文書檔案，企圖掩飾日本軍閥的罪行。日本電影界最近所拍的一部

電影，即把掀起大東亞戰爭的罪魁禍首重光葵，予以美化、神化、道德化，這名戰後被國際法庭判處死刑的戰犯，竟成了「大和英雄」。這一切現象說明右翼日本人並未受到戰敗的教訓，依然沉湎於過去的「勝利」餘威中。儘管二次大戰中受難的亞洲人民普遍反感，但國力雄厚的日本政府，依然我行我素。

## 右翼日人無意悔改

日本右翼人物批評張純如的書為引述戰後美日歷史學者的論文綴纂而成，圖片是翻印其他資料而來，並非親身經歷。直指張書所述情節是虛構，歪曲了日軍在中國戰場的作為。異哉此說，張純如是一位女青年，一位治現代史的學者，發生在半世紀前的史實，她焉能親身經歷？倘治史

皆須親身經歷，則五十年前的日本史，豈非一片空白！準此，日人的說法不攻自破。

日本右翼當權者排拒日軍二次大戰中的醜行，意圖掩飾歷史罪責，使年輕的一代卸除先人包袱，重振「大和民族主義」。一些右翼人物藉「播種、培育、發芽茁壯」的做法，愚弄下一代。

日本知識界目前仍由右翼力量主導。美國戰後雖力謀改變日本人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代以自由民主，但日本社會與政府的權力結構，仍由戰爭前後遺留下的人所掌控，特別是近年來，日本在經濟與科技上，秉承既有的基礎和前人遺蔭，而告蓬勃發展。下意識裡不禁勾起歷史的「光榮」。加之當權者推波助瀾，大幅右傾遂告水到渠成。迫使美國不得不順勢而為，任由右翼人物翻雲覆雨，歪曲史實。今日的日本人因把南京大屠殺「虛擬化」、「

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強烈抗議，導致日本「文部大臣」山川平二道歉丟官，但日本人無意悔改，也不想悔改。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五日，日本「世界日報」，獲准在台發行，一連三天刊載「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的錯誤歪曲報導，引起國人公憤，我行政院新聞局立刻下令停止「世界日報」進口。我駐東京代表處，也立即向日本政府發出強烈抗議與駁斥聲明。國內輿論更大肆撻伐；如當年在南京判處劊子手日本軍頭谷壽夫死刑的石美瑜律師、史學家吳相湘教授、中華戰略學會秘書長李正中、中研院吳大猷前院長、前台大歷史系主任蔣孝瑀教授、李守孔教授、國史館專門研究委員柳長勳等均紛紛發表文章，予以口伐筆誅。

### 石原慎太郎出狂言

日本右翼著名人物石原慎太郎最近當選東京的都知事（市長），可見日本都會區社會中堅對右翼人物的支持，日本右翼意識過去僅在農村與小型都市中有固定比率的支持者，而今竟在東京大獲勝，足以及能佐證日本右翼力量的發展，值得警惕與注意。

石原慎太郎，任日本國會議員時，於一九九一年發表言論：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謊言」。是「中國政府導演的政治宣傳的新語言」。他認為「日軍在南京短期內殺死三十萬人是不可可能的。他說，當時南京防衛部隊只有五萬人，南京市民有三十萬人，日軍怎能把所有的人殺光！然而國內學者指出，日軍進佔南京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至一九三八年元月中旬，時間長達九週。南京淪陷前的人口為一百餘萬人，戰事發生前撤走及向毗鄰縣市疏散避亂的不過二十萬人，守城的國軍是十三個建制師，另加十七個加強團，兵力約五十萬人，合計軍民一百萬人有餘。進入南京的日軍亦有二十萬之眾。歷史事實俱在，鐵證如山，不容狡辯！「可是死不認錯的日本文化界不少人為石原幫腔，也認為「南京大屠殺」是不存在的。將「中日戰爭」說成「中日武裝衝突」或「中日事變」。石原及若干所謂「友我」的日本人，雖口稱敬重李登輝總統，其實只是表面文章，內心恐另有「鬼胎」，不可不知，亦不可不防。

### 為省糧食大肆屠殺

日軍侵入南京俘獲戰俘，依海牙國際公約應予善待。但日軍認為集中管理戰俘必須供應足夠的糧食，影響日軍戰場補給。而當時因日軍進展快速，本身補給不足，尚需當地大量掠奪補充。倘釋回戰俘必重增中國戰力，故而日軍大肆屠殺，乃其高級指揮部的軍事政策。日本民間刊物記載一名日軍上士代小隊長曾根一夫在「南京大屠殺親歷記」中寫說：「……我向中隊長報告：『爲何要殺這許多中國投降兵？』中隊長答：『糧食不足，看管困難，上級命令，全部要處理掉，省事』」。日本「讀賣新聞」記者「小侯行男」的「中國戰線從軍記事本」中也記註「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三七年），山田旅團長記錄：俘虜人數大約十萬人。頭一批入城的部隊請示：如何處理？所得的答覆是：『適當處理』，山田爲了弄清楚怎樣才算適當處理，派本間少尉到師團部請示。答覆是：『把他們處理掉』，意即殺掉。於是山田下令所部把戰俘帶到長江邊上殺頭，日軍將俘虜排成一列，持刀砍殺，殺後將屍體推入江中。後因砍頭處理進度太慢，乃架上數挺機槍，交叉掃射，戰俘中彈倒下去，再一齊推入長江……」，英國著名資深

記者田伯烈(H.I. Timperley)也報導南京美國學校對面，上海路的對面山上，有一座五台寺，廟內有一日本和尚和一中國和尚在禱拜。一名日本上尉進來，也依式禱拜，兩和尚見其態度和善，便大膽告以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國人，將來兩國人民恐難親善……這名軍官用軍刀在地上劃了幾個大字『大人命令』。意指最高層的旨意。

### 軍酋政策殺光俘虜

日軍在南京到底殺了多少人？據一九四六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A級戰犯的判決書上認定：「至少在二十萬人以上」。這是軍事法庭依據受審戰犯松井石根大將在庭上的自白：「日本屠殺中國軍民至少在二十萬人以上」。

一九四七年我國國防部軍事法庭在南京審判戰犯。谷壽夫的判書上也認定在三十萬人以上。一九三八年英國資深記者田伯烈(H.I. Timperley)所寫的「外人目睹之日軍暴行」中記述「日軍京滬戰爭中殘殺中國人至少三萬人以上」。當時美國俄亥俄州人出生中國蘇州的傳教士費吳生博士(George Ashmoreffeen)成立「南京安全

區國際救濟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估計「日軍在南京屠殺人數爲四十二萬人」。我國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調查死難人數爲四十三萬人。日本史學家「秦郁彥」在「日本戰史」中也揭露「日軍在南京集體屠殺中國人計爲四十三萬人」。又日本學家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所撰「南京戰爭之謎」中也註明「日軍在南京屠殺了四十三萬中國人」。國人陳嘉定的「日軍南京大屠殺之研究」一書中記述「日軍在南京集體與各別屠殺爲三十五萬人。」另外參與抗日的中外雜誌老作家郭岐將軍在「南京大屠殺」一書中認爲：南京市陷敵後的三個月中，無辜死難者不止三十萬人？」另外郭岐在「中外雜誌」所撰文章內，重估南京死難者應爲四十二萬人。南京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檢查官陳光虞戰後調查統計較可靠的人數爲三十九萬人。大陸學者後來經研究有兩種說法：一認爲在三十萬人以上。另一種認爲當在四十萬人左右。

### 殺人資料軍酋焚燬

日軍在南京殺人不能確定人數的原因，是各人根據的資料不同，日軍殺人的詳

實資料，握在當時日軍有指揮權的高級軍官手中，當日本宣布投降時，狡黠的日酋將所有的資料檔案及證據記錄悉予銷燬。以致日後死在其暴行下的詳細人員數字無法獲知。據悉日軍投降後的數日內，各指揮官將所有檔案文書搬到郊區引火焚燒，屑煙飄飛長空，數日不息，烏煙長達數里外。但可確定的是大屠殺為日本大本營預定的野蠻政策，並非單純的戰爭殺人。

日軍進入南京後，其暴行不止殺人，還有姦辱婦女，據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調查，被辱姦殺的中國婦女，在十萬人以上，年齡由十二歲至八十歲，多半姦而後殺。另外幼童遭殺害亦達三萬人。全市房屋燒燬逾半，幾成片瓦丘墟，其中燬於戰火者僅佔百分之二。被日軍縱火焚毀者多達百分之八十。全市住戶被搶掠洗劫者達百分之七十八。全體市民財產損失達八億三千餘萬美元。其中個人財物損失亦達二億三千六百餘萬美元。

### 姦殺擄掠極盡殘暴

日軍殺人包括集體屠殺與各別屠殺。此一暴行，在六十、七十年代「中外雜誌」曾連續刊載，慘狀不忍卒讀，其中最駭

人聽聞者，莫如所謂「百人斬」的競賽。這一血腥醜聞由當時日本「日日新聞」向其國內以吹噓報導者，再由美國人在東京所辦的英文報「日本知音者」(Japan Advertiser)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逐譯轉載，其標題：

「刀劈百人的大接戰，勇哉，向井，野田兩少尉」。

「十二月五日，淺海、光本兩特派員發自浙江句容：在攻向南京途中，以刀劈百人為競賽的『桐部隊』青年軍官向井敏明與野田毅兩少尉，是站在最前線奮戰進入句容城者。在到達句容之前，向井少尉砍死了八十九人。野田少尉是八十七人，戰績甚為接近」。

標題：

「刀劈百人超記錄」。

「十二月十二日，淺海、鈴木兩特派員發自紫金山麓：在攻向南京途中，作空前未有的刀劈百人競賽的桐部隊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兩少尉，創下了一〇六對一〇五的記錄，於本月十日在紫金山下攻略戰的混亂匆忙之際，各掄著砍缺了口的日本刀碰上了面，刀的缺口，是砍中國兵連砍頭盔所崩的缺口」。

兩個殺人兇手，於日本投降後，在東京被美軍緝捕歸案，解送來我國南京。經我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在南京雨花台槍決。執行時，圍觀的萬餘南京市民歡聲雷動。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五十週年。日本社會黨籍的首相「村山富市」，在二次大戰結束五十週年的記者會上，首次向世界及亞洲國家表達「謝罪道歉」聲明。這是日本第一次由首相代表日本政府正式道歉。過去的歷屆首相，只用「遺憾」與「懊悔」兩詞表示，心意不誠，敷衍了事。村山富市鼓著勇氣，冒著壓力勇敢的面對現實。以「道歉」與「謝罪」來表達悔意，顯露出很大道德勇氣，雖然這不能彌補日本侵略罪行，但，確可減輕被害國家的人民對日本的怨恨與仇視。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